

涟水,是远近闻名的教育之乡、革命老区,自古以来,文教昌明,英杰辈出,素有“安东出才子”之美誉。当代涟水,更是人才济济,能人迭出,他们已然成为家乡的自豪和骄傲。

《天南地北涟水人》微信公众号是涟水日报社推出的新媒体平台之一,目的是广纳涟水籍贤良名士,将他们不平凡的创业故事和奋斗

## 《天南地北涟水人》征稿启事

历程记录下来,展示他们的精神风貌,以此激励和鼓舞全县人民。

热切希望县内外涟水籍人士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或者提供相关资料线索。稿件一经采用,将及时

付给丰厚稿酬。提供有效线索者,将获得60—120元奖品。对长期提供稿件人员,可聘为《涟水日报》新媒体特约记者。

来稿要求言之有物、真实可信、不说空话,

从一个切入点下笔,具体写法可参照已刊用的“涟水人物”稿。文稿原则上不超过2000字,同时附4张以上与文稿相关的照片,统一发至63442600@qq.com。

联系电话:13801401022 18994585360

地址:涟水县城关镇电厂大楼5楼涟水日报社

本征稿启事长期有效,欢迎相互转告。



才子与佳人,真可比作双璧,原本就是中国文化中的一组美好意象,是情感世界里的古董珍玩,是精神世界里的琪花瑶草,几千年来香不消、价未掉,可说是行市坚挺,金声玉耀。

才子佳人实在是人间的一大美景。才子是人中之人,乃天之骄子;佳人是花中之花,乃天之尤物。才子之美在才华,在技艺,在风度,在气质,在相貌,在豪情,在儒雅,在潇洒,在品德,在道义,在剑胆,在琴心,在辞令,在诗篇,在紫箫,在丹青;佳人之美则在美貌,在才情,在忠贞,在娴静,在慕贤,在爱才,在瑶琴,在彩笺,在轻歌,在曼舞,在娇弱,在羞怯,在香体,在玉肌,在柳腰,在樱唇,在纤指,在柔发,在笑靥,在泪眼,在愁眉,在寂容,在秋波,在春面。

才子贵在有才,必当文思泉涌,援笔成章,才有五车八斗之称,诗有斗酒七步之誉;佳人贵在有貌,闭月羞花、沉鱼落雁,自是不在书中交待,当是“云想衣裳花想容”、“淡妆浓抹总相宜”。然而才子不光有才,亦且有貌,所谓才调风流、仪容俊雅,照霍小玉的说法就是“才子岂能无貌”,潘安、李靖之辈是也。佳人也不独貌美,亦必花样伶俐、月样聪明,思风发于锦心,言泉流于绣口,所谓“紫霜豪点遍端溪砚,断肠词写在桃花扇”,谢道韫、珠帘绣之流是也。才子有才有貌,佳人有貌有才,才子佳人根本就是一条互文对意的语词。男人梦想佳人,女人渴望才子,遂成传统社会一种恒久的追求。于是男儿便在寒窗下苦读,女娃便在深闺中苦修,成为了一道经久不衰的人文景观。

才子之才貌、佳人之情色,人所易见,人所共赏;

# 才子与佳人

□ 万洪勇

而才子之霜操雪守,处而不污,佳人之冰清玉洁、出而不染,则人所难见,人亦有所不赏。然而,这也许正是才子佳人最为难得之所在。才子困顿,“长安棋局不胜愁”。要天地多大帮衬,才能遇一回“秦淮一里盈盈水,夜半春帆送美人”这样的风流情境?即便偶然相逢,也是“彩云易散,琉璃易碎”,风情雅致转瞬即逝。才子好生后悔:“春风再到人何在,桃花又不见开。薄命的秀才,谁叫你归去来?”而佳人则得了教训,下回再也“不放阮郎归”。才子之霜操雪守,处而不污,佳人之冰清玉洁、出而不染,则人所难见,人亦有所不赏。然而,这也许正是才子佳人最为难得之所在。

才子情调高雅,生于豪门则有“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吟成豆蔻诗犹艳,睡足荼蘼梦亦香”之类的富贵潇洒;生于寒门则有“槿树花攒绣短篱,倒胜似门排画戟”和“头枕着莺声卧”、“怀抱抱着青山坐”、“手曳着东风过”之类的贫贱风流。佳人则一身讲究,十分妥帖,俨然是“莺莺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风风韵韵,娇娇嫩嫩,停停当当”。生在大家,则相伴着云母屏、梅花帐,环佩叮当,深藏暗香;生在小户,则采菱采莲,采茶采桑,能刺能绣、会织会纺,野花压鬓,蓝绸裹发,满脸荷花色,通体槐花香。

才子天性风流,有“高卧东山一片云”的豪气,有“约彩鸾归去,未怕金吾呵醉”的胆气,有“花攀红蕊嫩,柳折枝条柔”的志气,有“画船一笑春风面”的运气。佳人则生来多情,有“化作娇莺飞归去,犹认纱窗旧绿”之痴情,有“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的柔情,有“恨不得随大江东去”之别情,有“天涯旧恨,独自凄凉人不问”之愁情。才子佳人你俊我俏,你才我貌,一旦相遇,便好似天上佳配、地上绝对,正所谓“才色相逢方得意,风流相遇事尤佳”。

才子佳人之会亦有情有境,有韵有味。或是“檀郎谢女眠何处?楼下月明燕夜语”;或是“柳外莺声碎,花低佳人醉”;或是“名园山水清音美,更有丝竹随”;或是“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不是弄羌笛,便是按秦筝;不是荡舟采莲,便是推窗赏雪;不是焚香煮茗,鉴赏诗篇,便是暖阁围炉、摆布双丸。这等情境,真令人不迷自迷、不醉自醉。

然而,才子佳人之会却非易得。佳人缥缈,“瑶姬一去一千年”;才子困顿,“长安棋局不胜愁”。要天地多大帮衬,才能遇一回“秦淮一里盈盈水,夜半春帆送美人”这样的风流情境?即便偶然相逢,也是“彩云易散,琉璃易碎”,风情雅致转瞬即逝。才子好生后悔:“春风再到人何在,桃花又不见开。薄命的秀才,谁叫你归去来?”而佳人则得了教训,下回再也“不放阮郎归”。才子之霜操雪守,处而不污,佳人之冰清玉洁、出而不染,则人所难见,人亦有所不赏。然而,这也许正是才子佳人最为难得之所在。

才子自然是“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抑或是“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直到“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日子委实不好过。最可怜的是,“今日江城春已半,一身犹在,乱山深处,寂寞溪桥畔”。待到“落日解鞍芳草岸,花无人戴,酒无人劝,醉也无人管”,真可谓热血尽洒、肝胆俱摧了。佳人离开才子的日子,则是柳眉无描,“眉底罢吹箫”,镇日里“黛蛾长敛,任是春风吹不展”。

才子最能识佳人之微,赞赏佳人之妙,深知“一年春好处,不在浓芳,小艳疏香最娇软。到清明时候,百紫千红花已乱,已失春风一半”。然而,才子却一误再误,只能“恨芳菲世界,游人未赏,都付与莺和燕”。因为才子载负太过,早已是站立不稳,踉踉跄跄,哪还有多少空闲和心思去挑挑佳人?只能抱怨自己“无奈被些名利绊,无奈被他情耽搁,可惜风流总闲却”,只能“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所以,才子恒苦境,总是“万叶千声皆是恨”了。而佳人则高品深味,宁缺毋滥,到头来往往是红颜易老,美人迟暮。

因此,才子佳人常常是“你在东时我在西”,纵使侥幸相遇,也是“恰比翼,便分飞”,很难得成连理的。事实上,才子反会碰上蛮婆,佳人倒要撞上无赖。才子佳人之不幸,大概莫此为最吧?然而,才子童心不泯,所以永远不老;佳人真情不变,所以青春永驻。这或许也正是才子佳人这对精神之花千年不败的原因吧?

才子确实令人赞叹,然而才子之生于世,却多受挫折,常怀英雄失落之悲、托足无门之苦,不免“枕

上忧,马上愁”。而在男人主导的专制社会,妒杀才子大概也就成了人们一个不大不小的嗜好。不论是孔融这样的名门之后,还是鲍照这样的寒门之士,不是都未曾逃脱被诛杀的命运?才子的存量也就日见其少了。至于佳人,原本就已稀罕,加以豪门霸占,商人买断,暴客强奸,小人诱骗,恶婆讥谗,悍妇醋淹,更有医不好的爱之病、买不完的相思单,乃或忠贞自残,愁绝命悬,而侠客难见,才子无钱,如此折腾,残存下来的佳人自然就成了凤毛麟角了,更能消几度红楼春晚,转眼间已是明日黄花、香消翠减。况且,才子与佳人少绝成交,其根苗当然也就一代稀比一代。所以,才子佳人之于世,可就愈发难求。难怪古人早就发出这样的叹惋:“东晋亡也,再难寻个右军;西施去也,绝不见甚佳人。”

时移世易,江河不废;青山依旧,满目苍翠。到如今,才子佳人这对奇珍,恐怕也正应成为农耕时代的遗迹而陈列在历史的博物馆了。

还是古人心得婉曲——  
重到红楼意惘然,  
闲评诗画晚春天。  
美人公子飘零尽,  
一树桃花似往年。



父亲的烧火棍支起一缕阳光

我贪睡在温存中  
呼噜声在为母亲奏乐

时光荏苒,我有了自己的安乐窝  
只是锅碗瓢盆交响曲里  
再也没有小麦、玉米、山芋……  
与母亲同时隐身在日子中  
我经常念起母亲那一亩八分田  
因为母亲的满头白发  
根根扎进了我的心里

诗路  
花雨



有村民的联名签字不行,还必须有纸质材料证明。”

来人攥紧布满青筋的双拳,举起又放下,无奈地说:“这样吧,我打电话再问问村主任。”来人拿出手机,拨了过去,“老人机”里声音很大:“镇长说了,手续齐全,盖个章就行。”

“陈主任,你听听,镇长都说了,手续齐全,请您帮盖了吧!”陈志朝来人瞥了一眼,调整了一下二郎腿,又端起杯子,喝了一口,然后就不说话了。

他清了清嗓子,拿过材料,又翻到最后一页,慢吞吞地说:“申请材料上,这个栏目不能写得这么简单。”

“村主任说了,按原来的做法,这样写就行。”来人看着他,语气明显有点不满。

“这样写,申请理由就不够充分。”他又看了看材料,“这个地方只



## 七律·诗刊书院学毛诗

□ 卢晓泉

革命英雄主义诗,诗刊书院卅年丕。  
直前勇往铁流注,百代崇高峰造知。  
谦虚谨慎梅迎暖,昂扬豪迈橘何悲?  
四条自信求臻善,文化源泉尽美滋!

作者自注:诗题中的诗刊,指《安东诗报》,书院指淮浦中西书院诗人作家教学研究室,此二者皆为县文广新局诗社主办。



浅评萧红后花园的环境描写及人物形象

□ 陈莹

他也有过自己短暂的一段私生活。和一个与他有着相同的悲苦命运的寡姐同居了。他们的洞房就是在晴天看见光亮、雨天满屋子下雨的磨房里拉上一块白布帘子。不久,寡姐死了,再不久,孩子也死了。

他还活着,平平静静的,只不过磨房换了主人。夜深,他的梆子声一定更加爆豆似的!在荒凉的梆子声里,我仿佛看到了萧红那一双凄凉而无限哀怨饱含泪水孤苦无助的眼睛。



印官

□ 郑志玲

顾,村里为他申请特殊补贴,材料都在这,可这章就是盖不上。”

周助理听了,对陈志说:“老陈,符合条件就盖了吧。”

“这章就不能盖!”陈志看着助理离去的身影,或许有点激动,喝水的时候,竟然呛得接连咳了起来,“我也是按规矩办事,材料齐全才能盖。”来人无奈,只好嘟囔着走了。

隔天,来人将证明材料放在他面前,兴冲冲地说:“真是老天有眼,我们从老倔头的百宝箱中找到了他当年的嘉奖令,这下可以盖章了吧?”他看也不看,说:“他本人不来,这章还是不能盖。”

来人上前一步,嘴唇颤抖,脸色

铁青,手臂高高举起,看上去有点可怕。“你干嘛?还想打人?”来人忽然抄起他面前的杯子狠狠摔去,地上立即开满了玻璃花,“你这个畜生,他瘫痪在床,你让他亲自来,能来吗?这章不盖了。”来人说着,拿起材料往外走,“你这个畜生,当初如果没有老倔头替你老子去挨斗,被打断双腿的就是你那畜生老子。真是畜生养畜生,屁大的官就这么抖起来了。你不盖,我明天去找县长去!”

说着,来人拿起桌上的材料,像打了胜仗似的向外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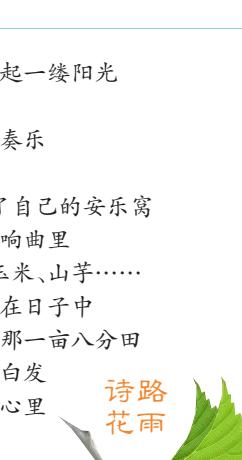
小说天地



母亲

□ 左同超

岁末深处  
东大坳那一亩八分田  
母亲起早食黑  
两腿插入泥土  
站成一棵常绿的庄稼  
手上的老茧铭记风雨过往  
汗水与黄土  
凝炼成艰辛与希望  
小麦、玉米、山芋……  
堆成了母亲的富足  
清夜,母亲刚放下日头又挑灯  
闻得锅碗瓢盆喋喋不休



印官

□ 郑志玲

有村民的联名签字不行,还必须有纸质材料证明。”

来人攥紧布满青筋的双拳,举起又放下,无奈地说:“这样吧,我打电话再问问村主任。”来人拿出手机,拨了过去,“老人机”里声音很大:“镇长说了,手续齐全,盖个章就行。”

“陈主任,你听听,镇长都说了,手续齐全,请您帮盖了吧!”陈志朝来人瞥了一眼,调整了一下二郎腿,又端起杯子,喝了一口,然后就不说话了。

他清了清嗓子,拿过材料,又翻到最后一页,慢吞吞地说:“申请材料上,这个栏目不能写得这么简单。”

“村主任说了,按原来的做法,这样写就行。”来人看着他,语气明显有点不满。

“这样写,申请理由就不够充分。”他又看了看材料,“这个地方只